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Mario benedet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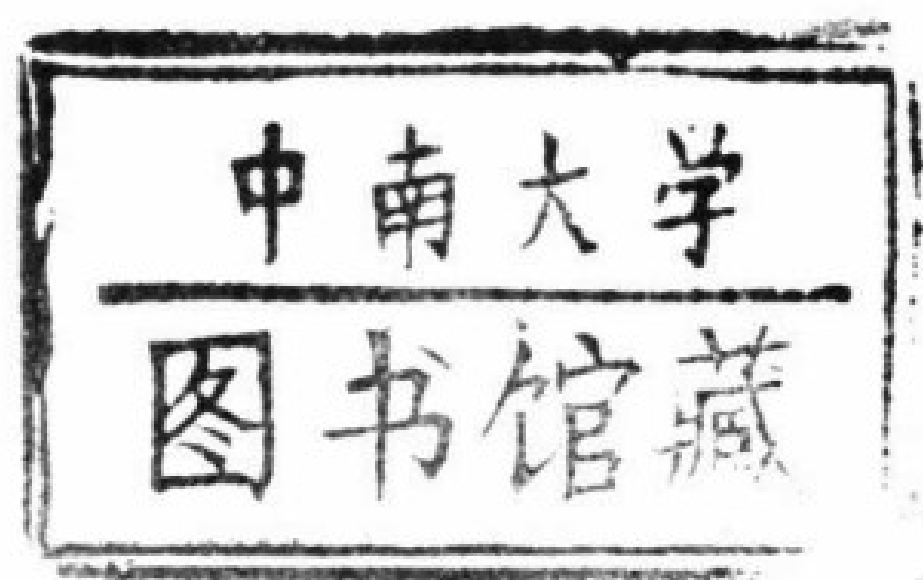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朱景冬 译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朱景冬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新平知覺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著;朱景冬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1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5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238-3

I. 马… II. ①马…②朱… III. 诗歌-作品集-乌拉圭-现代 IV. I78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593 号

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印数 1—5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从

第一辑

- | | | |
|--------------|----------------|---|
| 《乔伊斯诗全集》 | (爱尔兰) 乔伊斯 | 著 |
| 《狄兰·托马斯诗选》 | (美国) 狄兰·托马斯 | 著 |
| 《切·米沃什诗选》 | (波兰) 切·米沃什 | 著 |
|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 著 |
| 《保罗·策兰诗文选》 | 保罗·策兰 | 著 |
| 《伊凡·哥尔诗选》 | (法国) 伊凡·哥尔 | 著 |
|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 著 |
| 《里尔克诗选》 | (奥地利) 里尔克 | 著 |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 著 |
| 《卡瓦菲斯诗集》 | (希腊) 卡瓦菲斯 | 著 |

第二辑

- | | | |
|-------------|--------------|---|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 著 |
| 《W·S·默温诗选》 | (美国) W·S·默温 | 著 |
| 《聂鲁达诗选》 | (智利) 聂鲁达 | 著 |
| 《叶芝诗集》 | (爱尔兰) 叶芝 | 著 |
| 《索德格朗诗全集》 | (芬兰) 索德格朗 | 著 |
| 《博尔赫斯诗选》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 著 |
| 《吉皮乌斯诗选》 | (俄罗斯) 吉皮乌斯 | 著 |
|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 著 |
| 《美洲译诗文选》 | 马尔克斯等 | 著 |
| 《非洲诗选》 | 索因卡等 | 著 |

第三辑

- | | | |
|-------------|----------------|---|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 著 |
| 《沃伦诗选》 | (美国) 沃伦 | 著 |
| 《勃洛克抒情诗选》 | (俄罗斯) 勃洛克 | 著 |
|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 著 |
|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 著 |
|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 著 |
|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 著 |
| 《菲利普·拉金诗选》 | (英国) 菲利普·拉金 | 著 |
| 《英国当代诗选》 |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 编 |
|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 斯泰纳尔等 | 著 |

第四辑

《梅利尔诗选》	(美国) 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 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 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 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第五辑

《R. S. 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	(英国) R. S. 托马斯	著
《雅姆抒情诗选》	(法国) 雅姆	著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圣卢西亚) 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谷川俊太郎诗选》	(日本) 谷川俊太郎	著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	(罗马尼亚) 安娜·布兰迪亚娜	著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鲍有斌	编
《北欧现代诗选》	鲍有斌	编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超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朱景冬

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édetti),乌拉圭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1920年生于塔瓜雷姆博省帕索·德·洛斯托罗斯镇,三四岁时随父母移居蒙得维的亚。父亲开了一爿药店,由于经营不善而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双亲的感情也因此出现裂痕。这对孩提时代的贝内德蒂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进一所德国人办的小学校读书,后来上过几年中学。1938年,刚刚长大成人的他不得不离开父母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谋生,在一家出版社当速记员。1946年回到蒙得维的亚,在政府部门供职。为了生活,他有些时期常常在三个地方工作。童年的不愉快的生活和青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贝内德蒂上小学时就开始写诗歌和短篇故事。十二三

岁的时候曾模仿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风格写了骑士小说《王位与生命》。1945年,他以诗集《难忘的前夜》赢得诗名,成为乌拉圭文学界的中坚和先锋(后来他和当时崛起的其他作家一起,被称为乌拉圭文学史上有名的“四五年一代”)。作为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个时期他苦思劳心,日不暇给,主编多种文学刊物,同时为乌拉圭、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的多家期刊撰稿,并且还要分秒必争进行文学创作。1949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今天早晨》。不久又出版诗集《只是与此同时》(1950)。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相继出版多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旅行和其他故事》(1951)、《蒙得维的亚人》(1959年,获国家文学奖),有长篇小说《我们中间的谁》(1953),有诗集《办公室的诗》(1956),还有文学评论集《普鲁斯特和其他》(1951)。1960年,出版重要长篇小说《情断》,作品描写一位行将退休的私营商行老职员、守鳏二十年的马丁·圣托梅和年轻职员劳拉·阿维亚内达的恋爱悲剧。小说采用日记体形式,叙述中忽前忽后,自由驰骋,生动表现了现代乌拉圭社会之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和多变的价值观念。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被认为是这些年“拉美叙事文学创造的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因此而使作者再度获得国家文学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贝内德蒂一度旅居古巴,为“美



洲之家”工作，为之创办了文学研究中心。而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拉美文学大发展，大繁荣，以致发生震撼世界文坛的文学“爆炸”的时期，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巴尔加斯·略萨为代表的作家群推出了一系列表现手法独特新颖、被称为新小说的名篇巨制，令欧美文坛刮目相看。真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从此拉美文学走向了世界。这个时期，贝内德蒂也出版了不少作品，其中有诗集《清点——1948年～1963年诗歌精选》、《祖国的概念》（1963）、《近在咫尺》（1965），有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位鳏夫的材料》（1965）、《死亡和其他意外》（1968），有长篇小说《感谢这儿》（1965）、《胡安·安赫尔的生日》（1970），还有文学论著《二十世纪的乌拉圭文学》（1965）和《混血大陆的文学》（1967）。

对贝内德蒂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在军人独裁政权统治下，人民失去民主和自由，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残酷无情的社会现实迫使他离开祖国，流亡国外。贝内德蒂也是如此：他被迫辞去蒙得维的亚大学人文系拉美文学室主任职务，走上流亡之路。他辗转拉美多国，长期在古巴文化部门供职。1976年出席古巴“美洲之家”召开的拉美作家会议，1980年再次出席“美洲之家”召集的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辞。在流亡期间，他坚持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诗集《别人的诗篇》

(1976)、《日常的诗》(1979),短篇小说集《有无乡愁》(1977)、《屋和砖》(1977)、《迷惑与坦率》(1980),以及随笔集《地震与震后》(1973)和剧本《佩德罗和船长》(1979)。这个时期他的作品的基本主题自然是流亡,流亡为作家带来新的表现角度:乡愁、家庭、爱情、恐惧、忧虑和死亡。作品的背景统统是巴黎、马德里、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的景象,失去的祖国成了追忆和怀恋的对象。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贝内德蒂仅出版三部作品,即长篇小说《破了一角的春天》(1982)、《被遗忘的记忆》(1988)和诗集《信口提问》。其中,《破了一角的春天》写一个蒙得维的亚人,他的亲朋好友只能根据他的信件了解他的想法和愿望。而他的父亲、女儿和妻子以及他的朋友准备流亡。有一天,他获释出狱,和亲人们团聚。但是他的女人和他的朋友之间产生了爱情。于是大家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前往机场。小说的内容真实地再现了乌拉圭人民遭受压迫、拷打和被迫流亡的情景,令人信服地揭露了乌拉圭反动当局残害无辜、实行黑暗统治的罪行。作品的章节短小精悍,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叙述生动、流畅。情节中不时融入作者的传记片断,加强了故事的可信程度,也使人物和故事更贴近现实生活。全书的故事在机场结束,人物的命运到底如何,读者可以随意猜想和想像。作者的意图似乎是让人们忘记人物受监禁、遭肉刑的事件,让人物象征



性地回到春天,但是这样的春天已经不完美,因为它破了一个角。

对年逾七旬的贝内德蒂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他锦上添花、名扬天下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不但出版了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脚手架》(1997),风格独特的中篇小说《咖啡馆杂议》(1993),重要诗集《石灰与歌》(1995)、《忘却中充满回忆》(1995)和根据日本短诗“俳句”形式创作的诗集《俳句的角落》(1999),而且以其全部诗作获得在西班牙语世界享有最高声誉的诗歌大奖——西班牙索菲亚王后拉丁美洲诗歌奖。此外,新世纪伊始,他还获得古巴文化部门授予的何塞·马蒂诗歌奖,出版了诗集《我呼吸的世界》(2001)。

在本书出版之际,译者愿意诚告读者:本书收入诗人各个时期创作的优美诗篇和俳句一百三十余首。诗作题材广泛,诗句美丽隽永,形象生动,想像丰富,许多诗质朴无华,朗朗上口,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所选俳句小巧玲珑,精美别致,三言两语,字字珠玑,为拉丁美洲诗坛增添了一道富有异国情调的风景线。



目 录

译 序 1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1

你 有 3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 5

诗 人 们 7

不吓鸟的稻草人 10

打在窗上的小石块 11

缓慢但是到来 13

天 堂 17

维护快乐 18

天真的国家 21

综 合 症 23

四 面 24

宣传者何塞·马蒂 25

海上的瓶子	28
英 雄	29
陈词滥调	31
那场战斗	33
可 能 性	35
新的洋际运河	36
回 击	37
让我们破除关于银河的神话	38
当 场	40
另一个天空	43
异常状态	45
手 风 琴	46
郊 外	48
做什么？	50
语义学实践	52
两种语言的时间疗法	54
没有时间的时间	55
踪 迹	58
遥 远	59
日常生活(一)	60
日常生活(二)	63
我在彼岸	65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73
明天	79
鲁文祖父	81
我和小蜥蜴一起	85
恒久的蟋蟀	87
现在一切都清楚	89
儿子	91
唉 叹	93
挖掘记忆	94
沙	95
地震	96
谜	98
岩石	100
仇恨	102
有人	104
仍然	106
抚 爱	109
我们为什么歌唱	111
我是理想的小秘	114
你不在我这里	117
我告诉你	120
请你喝杯冷饮	121

这条小溪不复回	123
里戈维托的另一个节日	124
在雅典喝欧索酒	127
欢迎你,魔法师伙伴	129
俳句一百首	133
阿 连 德	162
这是为什么?	165
城 区	167
不 愿 意	168
有 人	170
备 忘 录	172
心 态	174
我们是孩子时	176
奉告祈祷	178
我还是来到这里	179
明 天 见	181
亲	183
反之亦然	185
信 仰	187
我还……	189
孤 独	192
我 爱 你	194



洞察黑暗的人	197
走过的她	200
等 待	202
永 远	205
零	207
附 录	209
作家贝内德蒂	211
“在诗中你可以更诚实地表达”	217
一位受大众欢迎的诗人	220
“我的品种总是诗”	222
马里奥·贝内德蒂：“写这本书是一个挑战”	225
贝内德蒂生平和创作年表	228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当爱心改变城市的模样
每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另一个
当怀着爱心的人把城市走遍
每个城市都可能变成许多个

爱心经过一个个公园
在鸟儿们的节日
和松柏的布道中间
几乎未注意它们
但是把它们可怜

当爱心把墙壁描绘
每个城市都可能变成另一个
在临近黄昏的面孔中
有一张是爱心的面孔

爱心到来，离去，归来
城市是爱的怀抱和黄昏
爱心的平静和阵雨的见证

如果爱心一去不复返
城市厌恶它的秋天
因为留给它的只是痛苦
和爱心的雕塑



你 有

——献给尼古拉斯·纪廉

超越善与恶，
你最好的日常冒险
是对付你得到的、
你提炼和维持的朴素生活。

今晚没有人质，
阳光从你的诗和窗口进入，
你用古巴的语调说，我有，
你说你有，当然你就有。

人民在那么多天空下倾听着你，
因为你很容易找到
只有大多数人歌唱方式。

凭着你的八十岁、你的两位祖父母
和那颗孩子的心，
你就有了一切，
胡安和一切，尼古拉斯。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他用艰难的问题包围答案
他对真理有一种令人恼火的热爱态度
如果知道他善于用他那失眠的面孔
他那做见证的苍白的眼睛
他那冷若铁石的见解
他那假日中警察般严肃的态度来伤人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他进行调查,甚至达到痛苦的严格极端
他像去掉薄果皮一样抛弃借口
他以他最好的朴实态度进行冒险
他愤怒地向希望发动进攻
一直斗争到他的新闻被劫持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情节都不轻的过失
既然他的女儿被敌人杀死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罗多尔弗把现实变成他的杰作
一个人可以在任何争论把它打开
无辜和热情、和平和战争从书中飞出
惊异的居民善于以正确的尺度
理解他那种极其朴素的内心的公正
如果他是真正正确的
且不为知此而感到羞愧
敌人怎么能不憎恨他



诗 人 们

诗人们在代表大会上
在晚会上监狱里选集中相会
有的在著名教科书里收获颂歌
有的受到纯粹的指责的包围

诗人们在机场上拥抱
他们的比喻拉响了海关的警报
他们常常在别人的朗诵会上打哈欠
使得朋友们也在自己的朗诵会上打哈欠

诗人们在每年的博览会上安家
臂肘挨着臂肘签署他们潦草的名字
活动结束后青年们胆怯地走来
他们由衷地感到愉快

诗人们在专题讨论会上相遇
为了得到和平却总是得不来
有的得到奖赏
有的受到不当的惩罚
他们是偶然的来自多方面的少数派

他们的最好酬金是受到充分的讨论
严格的探讨展示了他们上的台阶
分析家寻求差异
诗人们却
常常抛开某种不同使讨论更有生气

诗人们常去小酒馆和博物馆
他们回答得少提问都不断
问题狂妄或简单
而有时
他们以自己的交际方式爱上不可思议的缪斯

他们饮酒争论沉默推断评价
但是当一天结束他们准备回家



却知道他们只和自己的灵与肉相伴
诗就会到来
如果它想到来的话

不吓鸟的稻草人

小菜园对稻草人并不重要
对他那种无偿的义务却感到厌倦
不仅如此,戴着破帽子
穿着破衣烂衫,他感到寒酸

鸟儿对稻草人并不重要
但是他发觉一只普通的苍蝇
在他的木头手臂上爬行

鸟儿确实飞走了
但不是他吓跑的
而是因为暴风雨来了
暴风雨可不是假的



打在窗上的小石块

——献给罗伯托和阿德莱达

快乐不时地把小石块
打在我的窗上
它想告诉我它在那里等待
但是今天我觉得平静
我几乎平静地说
我要把痛苦掩藏起来
然后面朝屋顶躺下
这是一种洒脱而舒适的姿势
便于过滤和相信消息

谁知道我所留下的足迹在哪里
我的历史何时才能得到计算
谁知道我还会杜撰什么建议
为了不听从它我会想出什么好主意

好吧,我不再玩绝望的游戏
不再用忘却给回忆文身
有许多东西需要讲和保持沉默
也有许多葡萄用来填进嘴里

好吧,我被说服了
快乐不再扔小石块
我将把窗子打开
我将把窗子打开



缓慢但是到来

未来缓慢地到来
缓慢

但是到来
现在它在
厚厚的云层那边
它在几座
还看不清的山峰那边
它在雷鸣
和蜘蛛那边

它来时显得
像一朵顽强的
守护太阳的花

也许因为这个

日常生活
才准备欢迎它
才偿清高利贷
敞开原始的记忆

但是它
不慌不忙
缓缓地

到来
带着它的答案
它充饥的面包
它的受伤的天使
它的忠实的燕子
缓慢
但是不懒惰

不傲慢
也不令人扫兴
只是
带着它的细长叶子
和它的天平
走来



它首先
寻问梦幻
然后寻问祖国
躺着的
和新产生的记忆

未来
缓缓地走来
带着它的星期一和三月
带着它的拳头、黑眼圈和建议
缓慢但是急切
像一颗
还没有名称的可怜星体

正在康复
缓慢
良心不安
清高
十分庄重
我们和偶然性
创造的那种
有经验的未来

我们越来越多
偶然性越来越少



天 堂

刽子手通常是天主教徒
他们相信神圣的三位一体
他们把折磨人
作为反对基督教死敌的方式
但他们死后不能进天堂
因为天堂不接受杀人的罪犯

但是被他们杀死的人是殉教者
甚至可能是天使或圣人
他们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背叛
但是他们也不得进天堂
因为他们不相信天堂存在

维护快乐

——献给特林尼

维护快乐像守卫一条战壕
维护它免受丑闻和陈规
不幸和不幸的人
暂时的和最后的
侵扰

维护快乐像维护一条原则
维护它免受令人惊讶的事和噩梦
中立和中子
甜蜜的丑事和严格的诊断
破坏

维护快乐像守卫一面旗帜
维护它免受雷电和忧伤



天真的人和无赖
浮夸和心脏停顿
地方病和研究院
侵袭

维护快乐像卫护一种命运
维护它免受大火和消防队员
自杀者和杀人者
假期和苦恼
享受快乐的义务
损害

维护快乐像维护一种准确性
维护它免受氧化物和恶习
时间的著名铜绿
夜露和机会主义
带着笑容的淫媒
侵害

维护快乐像卫护一种权利
维护它免受上帝和冬天
大写字母和死亡

姓名和遗憾

偶然性

还有快乐

侵犯



天真的国家

我要找一个天真的国家

——朱塞佩·翁加雷蒂^①

有的像侵略者
有的像被侵略者
哪个国家
不丧失天真

不过还有
一个天真的国家有何用？
怯懦的边境
天真的省份
有何重要性？

^① 朱塞佩·翁加雷蒂(1888~1970):意大利作家。

只有那些
失去天真的国家
才能辨认敌人

所以我不呼唤
天真的国家
不管怎样我要寻找
一个陌生的国家
它能够宣布
自己是
天真的罪人



综 合 症

我几乎还有全部的牙齿
几乎有全部的头发和极少的白发
我能够创造爱和破坏爱
能够两级两级地爬楼梯
能够跟着公共汽车跑四十米
就是说我不应觉得自己老
但是严重的问题是
以前我没有注意这些具体问题

四 面

北面是
愤怒的山丘
南面是
希望的火山
东面是
忧伤的高原
西面是
平静的海湾

此外还要说
要成为

罗盘

这一切
还缺少许多



宣传者何塞·马蒂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只有你的人民
才是自己的新命运的主人
人民出现在你的梦中
你的人民终于获得自由

宣传者何塞·马蒂
你没有在宣传中死去
你的诗永存
它是全体人民的宣传品

你的岛出口夏季
那里有凤凰木和正义
肥沃的好土地
为古巴人结出果实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你那么质朴那么洋溢
那么善良那么自豪
那么坚强那么高尚
那么矮小那么高大

你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岛上人
一个十分清晰的古巴人
在你的土地和你的梦中
你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拉美人

你总是让我们保持清醒：
通过你那永恒的目光



通过你那清醒的方式
和你那双睁大的眼睛的信仰

你的名字像熔炉
里头熔化着英雄业绩
你的名字像甘蔗
凭借雨露和阳光变甜蜜

海上的瓶子

大海，一种偶然

——维·维多夫罗

我把这六行诗装进我的瓶里，
怀着这个秘密想法把它抛进大海：
有一天它漂到一处几乎荒凉的海滩，
一个男孩捡到它后把它打开，
他取出的不是诗行，
而是急救物品、警报、海螺和小石块。



英 雄

我住在一个地区
那里的英雄死于大火和勇气
但是不管怎样
他们在发光闪烁
仍然光彩熠熠
他们活在孩子们的眼睛里
他们在高大的障碍物上出现
他们改变
赞成
陪伴

但是在我的遥远国家
那里也有英雄
他们却不能
高声被人提起

不能被一面旗帜拥抱
甚至不能被哭声暗示
很简单，他们不准
作为尸体存在
更不能
作为闪光的尸体存在
唉，可是谁能避免
那些非法的死者
在他们那坚不可摧的地下
密谋呢？



陈词滥调

我用双眼
望着
两种景物

这里是犁地的声响
一沟连着一沟
那里是居留地的
放牧

这里是金光闪闪的
芒果
那里是毛绒绒的
桃树

这里是令人信服的

凤凰木
那里是雾气笼罩的
松树

这里的下午在下雨
像一种仪式
那里的草原人
在指挥

这是分别
描述景物的
陈词滥调

但是如果它们
在我的双眼中相邻
陈词滥调
就会异乎寻常



那场战斗

怎么能
将死亡的
毁灭性
同这种生活的
不可抑制的热望相比？

怎么能
将莫名其妙的恐惧
同一时的和真正的爱情
引起的强烈快乐
联系？

怎么能
将石碑同耕地并论？
将钐刀

同石竹相提？

难道这就是人？

就是那场战斗？



可 能 性

每当一位地主
宣布
他要夺走我这块土地
他们必须
从我的尸首上走过去
他应该考虑到
他们有时
会那样走过去

新的洋际运河

我建议你修建
一条新运河
不用船闸
也无需借口
让它最终
将你大西洋的
目光
同我太平洋的
天性
连接在一起



回 击

如果有人
盲目地
惩罚你
惟一
有效的回敬
是睁着眼
予以
回击

让我们破除关于银河的神话

同样不应制造关于银河的神话
拉卢斯词典说那是一条发白的带子
是由无数颗星球构成的

不管怎样,那是一座屋顶
整个是那么光辉灿烂
尽管归根结底有点令人厌倦

有人称之为圣地亚哥之路
着迷地注视沥青的人
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有时它仿佛是
对地区的天象仪的粗糙模仿
它也许是南半球的一份礼物



但是现在我们不鼓励馈赠

此外,如果你仔细观察它
就会感到目眩头晕或颈痛
或莫名其妙地想飞行

不应该制造关于银河的神话
那么

既然我彻底戳穿了银河的神话
我还会重新怀念它吗?

当 场

当你永恒地旋转时

世界

我捕捉到你

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
将阴影变得完美
耗费我们的痛苦
把天空缚住

你将

永恒地旋转

我们这些骄横无礼的人
织补一个个伤痕
逐步把郊区



建成市中心

你将

永恒地旋转

无论相同还是不同
我们都交付赎金
无论弱者还是专横的人
我们都不能乱爱

你将

永恒地旋转

当我们费心操劳
或者活生生地做梦时
我捕捉到你

世界

我破除你的神话

祖父

当你

永恒地旋转时

你像漫不经心
丢弃着一个个碎片
死亡的小碎片





另一个天空

一个不属于你的陌生天空

——切塞雷·帕韦泽^①

没有海绵能够擦洗天空
尽管你能给它打肥皂
然后用一桶桶海水冲洗
把它挂在阳光下晾晒
但你总是缺少一只沉默的鸟儿

没有办法能够触摸天空
尽管你伸得像棕榈那么高
在神志不清中触到了它
终于知道摸到它的感觉
但是你总是缺少棉絮似的云朵

^① 切塞雷·帕韦泽(1908~1950),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没有桥能够跨过天空
尽管凭着记忆和预测
你能够到达对岸
证明事情并不困难
但你总是缺少黄昏的松树

这是因为那个天空不属于你
尽管它无所顾忌,不知羞耻
相反的,当你到达属于你的天空
你并不想洗它,摸它,碰它
但是那里有鸟儿、云朵和松树



异常状态

一个只在明信片上见到的海湾
一个记忆中的复杂地区
一种罕见而美味的水果
一个已无人光顾的郊区
一只在栏杆上出神的鸽子
一首为知了和钢琴准备的乐曲
一个没有直升机的黄昏
一团飘浮在远方田野上的烟雾
暴雨过后的万里晴空
平静的雕塑和轮廓
可能已变得陈旧
那种透明的异常状态
我们愈来愈感到不适应

手 风 琴

我讨厌供认它
但生活也是一架手风琴
有人说是上帝弹它
我却相信是手风琴手
因为上帝几乎不弹风琴
并且弹得很蠢

无论是谁弹琴
反正他用一个单纯的动作
就把我们拉长
然后把 we 压缩得几乎等于零
当然他要我们供认
呻吟变成叫喊
希望变成快乐的椎骨
就像回头的浪子



尤其像迭句

我讨厌供认它
因为在今天
的确没有多少人
喜欢成为探戈
自然的倾向
是成为伦巴或曼博或恰恰恰
或梅伦盖或博莱罗或也许娱乐场
不得已时成为小华尔兹或米隆加
绝对不成为进行曲
但是当上帝或皮丘克^①或无论谁
把手风琴的生命掌握在手里
并暗示它哭泣或快乐
你总会感受到成为探戈的可怕廉耻
并放声歌唱
根本不记得
匣子还在那里等待

① 皮丘克：手风琴的别称。

郊 外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有一个光辉的源泉 一个喷泉
它举起五彩缤纷的信念
观赏它 注视它 十分美丽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有一种痛苦 它一寸寸
赢得它的时间
学习它的坚定的足迹无害有利

在我生命的中心
在我生命的首要核心
死亡远在天边



平静散发着雨水味
雨水散发着土地味

这是别人对我讲述的
因为我从没有到过
我生命的中心

做什么？

在死亡的时刻该做什么？

——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①

过了下一个弯道
也许应考虑它了

我知道一个年迈的同胞
他是地主
他躺在临终的垫子上
一个一个地看了看
他的泪汪汪的继承人
对他们说

哼，虚情假意的东西
紧接着

^① 罗莎里奥·卡斯特利亚诺(1925～)：墨西哥女作家。



他像个幸福的人那样振奋

当然,这样的表情
地主们是必不可少的

我要说,还不如即兴
因为你要准备讲什么有力的话
然后像个遭打的狗那样啜泣

或者,你要是想体面地大哭
然后像疯子一样哼唱小曲

或者,你要是伸开手掌
然后握成拳头,不知是
因为党派还是因为小气

就会被指责为
言行不一或轻浮

这不是好石碑
能是什么呢

语义学实践

我们知道灵魂像生活原则一样
是一个衰老的宗教和唯心论概念
但是相反的,它的第二个概念
即火器的枪膛
却很时兴

然而必须承认
人民的语言并不严格适应最新潮流
当一位学生在康斯坦丁诺夫的书中读到
灵魂的概念是幻想的和纯真的时

他吻了女伴的纯真的和幻想的口唇
他的女伴不了解那第二个概念
尽管如此,他还是用整个灵魂对她说
我爱你



显然,他并不是暗示
他用整个枪膛爱她

两种语言的时间疗法

如果一个男孩读我的诗篇
我会觉得自己一时变得年轻

相反的
当一个女孩读我的诗篇
我却希望钟表的滴嗒声
变成嗒滴声^①
或更确切地说
变成嗒滴声^②

① 西班牙文为“tactic”。

② 原文为法文“un tactique”。



没有时间的时间

我需要时间 需要那种
被别人抛弃的时间
他们把它抛弃 因为
它多余 或者他们不知道
怎样把它处理

时间
白的
红的
绿的
甚至深褐色的
我不在乎它的颜色
纯洁的时间
它就像一扇门
我可以打开

也可以关闭

我需要时间

用来看一棵树一盏路灯

用来沿着休息的刀刃向前走

用来思考今天不是冬天有多好

用来死去片刻

随后诞生

用来明白事情

用来鼓励自己

我需要时间 必要的时间

用来湿润生活中的若干钟点

用来了解我为什么感到痛苦

用来习惯于我的古老骨架

我需要时间

用来躲藏在雄鸡的歌声里

用来消失在马的嘶声里

用来度过白天

用来度过夜晚

没有顾忌和没有钟表的时间

应该说我须要



即我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
没有时间的时间

踪 迹

一个遥远的国家可以在附近
可以近在咫尺
但是它可以慢慢地离去
直到它的踪迹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
用猎犬或雷达跟踪它

惟一可行的办法
是在自己身上挖掘
直到找到地图



遥 远

想起在一个遥远的雾蒙蒙的从前
你每日每时都是少年
你在手指肚上发现
多种多样的生命表层
现在有时你能在指甲上感觉到生命

在那篇痛苦的短短的序言里
你却提到你像一名
从没有上过轮船的遇难者
也像一只
谁也不去破坏的沙漏

但是你还提到你像一种预兆
今天你和它具有深刻的不同

日常生活(一)

日常生活是另一个瞬间的瞬间
那另一个瞬间是人的全部生命
但是那个更大的瞬间的瞬间
多少瞬间不能够有

每片绿叶都在阳光中摇动
仿佛在延续它们那不可言喻的命运
每只麻雀都在盲目地跳动
似乎在嘲弄时间和空间
每个男人都在拥抱一个女人
仿佛这样就抓住了永恒

其实所有这些固执行为
都是驱除死神的朴素举动
都是以胜利的节奏遭到失败的战斗



都是拒绝了解
其不公正刑罚的固执犯人
和变得心不在焉的人的作为

日常生活也是许多瞬间的总和
大体像那些
不断落入深渊的尘土微粒
但是每个瞬间
即每个尘土微粒
也是一个有着
黄昏和大教堂
庄稼地和人群
交欢和下船
醉鬼和殉难者
及小山的丰富宇宙

为了在转瞬之间
用一种不为其大胆的
短暂的
不可取代的

光线
感到害羞的目光

一览宇宙这个瞬间
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日常生活(二)

当一个人
被从梦境中踢出
黎明总是昏昏沉沉

它从死亡的排练中出现
仍然打着前夕的印记
如果由于仇恨
就带着仇恨的残余
如果出于爱情
就带着爱情的果实

但是白天开始召唤我们
它和其他白天不同
它有另一种雨另一个太阳另一种微风
也有另一些可怕的秘密

这样就开始了同工作日的对话
开始了争论并交换怨气
突然开始拥抱
因为有些日子充满傲气
有些日子带来死敌
另一些日子是永久的伙伴
是为我们记录生活的兄弟日子

这样就产生了味道
无味
手是链子
女人是口唇
眼睛是景致
当一个人
终于被从不眠中逐出
便闭着眼睛
从生命的演习中走出
并缓慢地
像寻找梦幻或南方的十字架一般
摸索着进入无名的夜晚



我在彼岸

我在大洋彼岸

在帕尔玛·马约卡

确切地说在戈米拉广场

总是那么醉醺醺的美国海员

瑞典法国英国荷兰的游客

直到马约卡人都曾寻找它

一部分街道进入我的阳台

连同它的肥胖妓女

和它的骨瘦如柴的男人

还按照不同的时间

带来霓虹灯和平静的故事

甚至一位忧伤的蹩脚女舞蹈演员

她热切地表演她的热病的痛苦

却没有一个同情者鼓掌或观看

当时我已开始
在西班牙的艰苦学习
觉得漂泊或被抛在那里
除了在海外的焦虑
我没有别的设想和掩体
除了不幸的命运
我没有别的未来
除了我的呼吸
我没有别的保证

我在大洋彼岸
没有布宜诺斯艾利斯
也没有蒙得维的亚
没有哈瓦那
也没有墨西哥城
没有基多
也没有马那瓜
只是在戈米拉广场上
面对我另一次流亡的处境
我喜欢广场尽头的贝尔维城堡
作为娱乐那里有飞碟



傍晚它给我们留下痕迹
合谋的眼色和疑问
但是我真正喜欢的是布景
它虽不热情
但是我喜欢
尽管我不能和耳聋的主人公
也不能和一般角色沟通
但是在漫长的一天
我用肝和支气管
用手指和胃
还有修补过的白内障观看

天空布满极细的蓝脉
房舍是那么洁白
那里有爬藤植物和天竺葵
房子像在昨天或二百年前盖成

相反的,在夜晚
我用我的肩和我的口唇
我的肾和我的鼓膜与胰腺观看
总是用我的忠诚的白内障观看
尽管现在它不那么眼花缭乱

我在大洋彼岸
电话传来三声呼救
一个极其遥远的结巴的声音
说海德于昨天逝世
并且又说了一遍
也许既不是为了劝慰我
也不是为了真的劝慰自己。

海德于昨天逝世
五年前那个声音
在我失灵的耳边说
在那个广场上
听到这个消息
很难也不可能
把那种残忍的死亡
同十四五年的相处联系起来
在我不安定的命运和生活中
海德徒劳地开辟着道路
海德是我的没有哮喘的哮喘侣伴
海德没有那个家没有她的美洲
海德没有人保护也没有光线



我回到阳台

那是在晚上

不知为什么天色突然变暗

没有光线没有轰响

没有酒吧没有夜总会

没有迪斯科舞厅

没有胖女人

也没有瘦男人

都已不见踪影

也许这就是寂静和黑暗

瑞典人和法国人

英国荷兰和德国人

都已不见踪影

海员比任何人消失得都早

贝尔维城堡已不在那里

洁白的房舍和天竺葵

以及二百年来或从前一日起

挂在墙上的爬藤植物也消失不见

但是却有一道堤坝

对付席卷一切的

不属于地中海的巨浪
还有一座
供白种黑种和混血大学生
健身的体育场

稍远处是绘着
委内瑞拉墨西哥
巴西智利乌拉圭
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
图画的墙壁
和一幅绘着紫色葡萄架的油画
还有两三张切^①的阿根廷画像
到处是默默哭泣的面孔
那幢不幸的房子
已经没有了海德

我在大洋彼岸
但是那个晚上
我望见了一个死亡的新省份
甚至看见一种陌生的爱的形式

① 即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



只有在我们那些火热的国度
我们才能允许
以令人激动的排场
对待一个在历史上
未受损害的
惟一燃烧着思想
无辜、宽容和英雄主义的人物

她放掉蝴蝶
松开伸给同类和不同类的手
安慰和深渊
污点和神志错乱
气愤和痛苦
梦幻和宽厚

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样在我们痛苦的
和被遗忘的人民中间发生
我们常常以可怕排场
对待古历史上受伤的
一个火热的不驯服的纯洁人物
根本做不到

也许不值得
让他燃烧下去

海德死去了
这是真的
有人把此事
永远置入我不相信的脑海里
我望了望天空
一无所见
但是我知道
当后来白天归来时
天空的极细的蓝脉
将洒下
无可抚慰的
倾盆大雨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一位精明的批评家终于指出
(我早就知道会被发现)
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我不公平
并亲切地规劝我
应像任何一个可敬的知识分子那样
采取中立态度

我相信他是
我不公平
对此我毫不怀疑
但是我还要说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偏袒者
总之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总是难以保持中立

为了改变我的偏袒态度
本大陆好几个国家的
杰出的专家学者
进行过一切努力
譬如在我国的国家图书馆里
人们对我有倾向的图书
进行了不公平的清理
在阿根廷官方限我在 48 小时内
带着我的派别性离开
(不然就把我杀死)
最后在秘鲁
人们把我的派别性隔绝起来
把我放逐他乡

如果我保持中立
我就不需要那些疗法
但是我怎么办呢
我是个偏袒者
不可救药的有倾向的人
尽管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我是个完完全全的偏袒者
我很清楚



这意味着我不能希求
那众多的荣誉和名誉
声望和高位
那都是世人
为可敬的知识分子
即为那些中立者留的
但是中立者愈来愈少
所以荣誉便在
一小撮人中间分配
不管怎么说
从我供认的局限性出发
我应该承认
对那少数中立者
我还是怀着一定的敬意
或更确切地说
我怀着几分赞叹
因为事实上
面对基隆滩
特雷莱乌

三文化广场

潘多

这些事件和金钱

要保持中立
的确需要一种钢铁般的意志

当然在私生活中
一个人可以偏袒一方
在文学上可以保持中立
比如说失眠时
对皮诺切特满怀气愤
关于阿特兰蒂达
写一些白天的故事
也许这是批评家想对我说的
这个主意不坏
显然它有优越处
一方面你心中有矛盾
这一向被认为
是艺术的一种美好养分
另一方面留出肋部
让资产阶级的
或中立的报刊抽打

这个主意不坏
但是



在被淹没的大陆上
我发现或想像到了
被压迫者和压迫者
偏袒者和中立者
受拷打的人和刽子手的存在
就是说来自未被淹没的大陆的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
那种斗争

所以
对优越的中立来说
似乎我已一筹莫展
我是彻底完了
可能的选择只能是
继续写不中立的短篇小说
不中立的诗歌和随笔
歌曲和长篇小说
但是我明白
即使不表现酷刑和监狱
和其他看来让中立者受不了的主题
我的态度将始终如一

即使表现蝴蝶和云彩
鬼怪和小鱼
我的态度将始终如一





明天

祝福你 明天的河流
你所坠入的未来
无限的时间碎片伴随你到来
尽管它们一天短似一天

还有不可动摇的魅力
建造幸存的怀念
鸟儿的飞翔
它们知道乌托邦歇息的宁静

如果我凝神沉思
即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你预言什么
如果我蛰居在我的瓦砾中
谁也不能把我从这么多废墟中救出

但是如果我对你的岸畔的绿色
完全敞开我的冬天
也许我能够学会
用距离把你的树丛同我的分开

祝福你 明天的犁沟
连同你那疲倦的重复
种子的运气将从一只
播种的大手上降临于你



鲁文祖父

肯定你从没有写过：

“一个世纪是一瞬间”。

更没有写过：“一百年，多么疯癫”。

你的确击打过悦耳的古钢琴，
直到让它发出你寻找的音调，
或者曾把句子的脆弱横穿磨光，
就像某人为一定可能的夜莺
迅速准备一个不可能的笼子那样，
也许你曾用阿特兰蒂达、农牧神、
侍童、摩西，甚至安哥拉女王，
来说明某种像你的突然的年龄那么

简单的东西

或者你那昔日黎明的闷热情况。

我竭力想像

在你百年中的这个严峻的一月
和我们的三分钟里，
你怎样得以称量

你那走私的教育学的佳饌美酿。
于是我相信发现了另一些有益于健康
的悼亡经，
大致像提心吊胆的结算一样。
归根结底，我们已知道，
公主们为什么那么忧伤。
不仅仅公主们。警察、总理、
肥皂泡的制造者和国务卿，
在他们的金椅子上同样面无灰浆。

归根结底，我们已知道，
宦官为什么怒火满腔。
不仅仅宦官。生锈的清教徒、
矫形术的审查官、贫穷的详细恢复者，
最后还有亚洲胡狼，
都为你那可怜而可笑的猩红热遗产打仗。

据说，那是在另一个时代，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你那些侯爵夫人和一色的天鹅不适宜，
饥饿的淳朴男人不在乎
你提议为单峰驼规定的
蜂蜜和玫瑰的有节制的饮食。

不过，这都是简单的说法。
确实、生动、奇特的是，
你放飞了一个关于传说中的
不那么真实的仙女的故事。

让我们谦虚地当一次学者，
尤其要当一个公正的人士。

我们要依靠正义和我们的面包
维护你梦想言语、
征用字典和神话、
控制一切空闲的美丽事物的权利，
就像袭击敌人的火药库，
在自己的胜利中让它飞天坠地。

你没有写过这句话。
但是多亏你，

我们无愧于以你的名义说：
“一个世纪是一瞬间”，
更无愧于以我们的名义想：
“一百年，多么疯癫”。



我和小蜥蜴一起

我和飞快的小蜥蜴
一起
跑遍一个个牢房
利维尔

劳尔

埃克托尔

何塞·路易斯

海梅

埃斯特尔

赫拉多

扁鼻子

丽塔

毛里西奥

弗拉维亚

老头儿

在为大家服刑
受罪

我和受欢迎的
飞快的
小蜥蜴一起
把他们留在这里那里
带着伤疤留在铁窗里
或将可敬的面包渣
可信赖的寂静
放在小匙上
并为他们的存在表示谢意



恒久的蟋蟀

在这没有烦恼的夜晚
我想起我的废墟
于是我下到我的地狱
蟋蟀在它那恬静的匿名中
一动不动地唱着新的无疑

当我摇动我的枷锁
逼近的死亡搅扰着我
在某个神奇的阴暗角落里
蟋蟀在持久而秘密地唱歌

当我在梦中分辨爱和恨
并醒着宣布
无情而无条件地分手
蟋蟀在以蟋蟀的名义唱歌

知道或不知的焦虑
在半明不暗中燃烧
与我有关但并不重要
小小的蟋蟀像工人一样顽强地唱歌



现在一切都清楚

当卡特总统

那么

关心

人权

似乎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

权利

不意味着能力

或属性

或自由意志

而意味着右

或左的对立面

或心脏的另一边

总之是右边

那么
还不是
我们开始
一场支持左派的
广泛的国际运动
的时候吗？



儿 子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我不叫他
马里奥、奥兰多、罗伯特
也不叫他布伦诺、哈尔迪
就像我的人名大全里说的

我宁肯用一个单音节词
比如路易斯、布拉斯或胡安
如果是女孩，
就叫她帕斯或露丝
这样，只要出口气儿
你就可以呼唤他(她)的名字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我会教他阅读

在书上、墙上
和真诚的眼睛里
我还要教他写字
但是只在岩石上
用一把灼热的刀子

这样可以让雨水
冲刷他的字迹
好让它们避免
忌妒和小气的侵袭
即使永远没有人
走来读这些字

倘若我有一个儿子
在他离去时
除了用我这双被生活弄伤的眼睛
对他说再见
还应该做什么，也许我不知



唉 叹

我知道
夏天最茂盛的爬藤
也不足以覆盖
我唉叹的墙壁

奇怪的是
这些唉叹是快乐的
比如，唉，多愉快
唉，真是走运
唉，多好的天气

与此相反
当我的唉叹
真正不得安慰时
我却不再叹息
也没有了墙壁

挖掘记忆

孤独是一片荒漠
不过并不平静
它没有阴影
是一块纯粹的骨头

孤独是一座世外桃源
没有任何标志
夜晚它沉闷难挨
它什么也不知

孤独什么也不忘记
它挖掘着记忆
它闭门不出
它赤露无遗



沙

手指间的沙
我沉重的脚下
飞沙
好沙
我的城堡
躲藏在
你的记忆底下

请把城堡保存到
一个孩子
又一个孩子走来
用我的通行证
来拯救它

地 震

只剩下生命的空壳
立柱的彼此支撑
瓦砾的休止
令人恐惧的灰色天空

绝望的大地
呼唤着抚慰
不要忘记它
永远不要忘记它
它担心被遗弃
所以瑟瑟战栗

只要人们爱它
只要我们爱它
它就会重新给我们



无声的原谅
心平气和的爱心

谜

我们都是一个谜
当然不知道它的密码它的秘密
我们在周围触触摸摸
收集各种剩余的东西
我们在回声中迷了路
把它丢失在梦境里
恰恰就在即将把它解开时

同样你也有你自己的谜
一个如此简单的谜
小门儿藏不住它
征兆也不能把它排斥
它在你的眼里 你闭上了眼睛
它在你的手中 你把手撤离



它在你的胸前 你把胸遮蔽
它在我的谜里 你把它抛弃

岩 石

岩石的无动于衷
让我感动
引我前去

面对那种
恒心和纯洁的
范例
我怎样在
一小时又一小时
眼睛眨了又眨
一层又一层地蜕着皮

尽管如此我敢打赌
岩石的无动于衷



是想引起我们
一阵无限的惊惧

仇 恨

仇恨来了去了又返回
我眼花缭乱地把它关注
它来去像一声如烟的告别
像一个影子
像一阵疼痛

它仓皇失措地来与往
它绝望而不自由
被关在遗忘的天窗后
像一种灾害
像一阵回声

它来它往它攻击
它是一把无声的刀子
它慢慢地撕扯着我



像一阵阵啜泣
像一个瞎子

然而然而它有时
可以成为一种奖励
不对仇恨报以仇恨
得到它
痛苦会得到安慰

有 人

有人清扫
施刑的牢房
那里没有鲜血
也没有痛苦

有人在墙上
写下他的名字
夜空已没有一颗星星

有人用一个忠告
清洗他的暴怒
洗得它像镜子亮晶晶
有人思考
某人走了多久的路
远处传来笑声



喇叭声
和猫叫声

有人想到了外面
那里没有任何期限
想到活泼的孩子们
想到一次拥抱

仍 然

你已经来到我身边
我却仍然将信将疑
夜晚是一小撮
星星和欢喜
我触摸品味谛听和观看
你的面孔你的流星大步
还有你的双手
但是我仍然不信服

你的归来跟你跟我
关系很大
作为神秘传说我讲它
作为疑问我唱它



永远没有人取代你
一件最平常的事情
变成了最重要的
因为你来到了家里

但是我仍然怀疑
怀疑作美的天意
因为天空有了你
它便像幻想不真实

但是你确实来了
你来了目光熠熠
所以你的到来
使未来变得神奇

尽管我并非总理解
我的过错和失败
但是我知道
世界在你的怀抱里有意义

如果我勇敢地吻你
你的神秘嘴唇
不厌倦也不怀疑
那我会更加爱你





抚 爱

抚爱是一种言语
如果你的抚爱对我讲话
我不愿意它沉默不语
抚爱不是
对远方另一种抚爱的复制
而是一种新的
几乎总是更好的解释

抚爱只要持久不断
它就是肌肤的节日
当它离去时
抛下淫欲孤独无依

梦中的抚爱
是陶醉和奇迹

受到某种缺陷的折磨
触觉会自然丧失

就像冒险和谜语
抚爱在成为抚爱前就已开始
当然,抚爱本身并非最美好
最美好的是它的继续



我们为什么歌唱

倘若每个小时都和死亡同来
倘若时间是一座强盗的洞穴
天空就不再是晴朗的天空
生活也仅仅是一种活动的白色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倘若我们的勇士没有人拥抱
祖国就会痛苦地死亡
在羞愧爆炸之前
人的心就化为了碎片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倘若我们像地平线那么遥远

倘若树木和天空留在那里
倘若每个夜晚总有某种思念
倘若每次醒来总是一次离散

你会问我们为什么歌唱

我们歌唱是为了孩子为了一切
为了某种未来为了人民
我们歌唱是因为幸存者
和我们的死者愿听我们歌唱
我们歌唱是因为叫喊还不够
哭泣和争吵还不够
我们歌唱是因为相信人
因为我们能够战胜失败

我们歌唱是因为太阳承认我们
因为田野散发着春的气息
因为在这条枝丫和那只果实上
每个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我们歌唱是因为雨水降在犁沟里
因为我们是生活的斗士



因为我们不能也不愿意
让歌曲化为灰烬

我是理想的小秘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我的上司英俊潇洒，
我的上司谨慎无比，
他身材高大，出类拔萃，
是一位完美的上司。

他走来吩咐说：
“把这个复印一份。”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我的上司家有贤妻，
有两个孩子三个使女。



至少他的妻子
一点儿也不了解他的心思。

他走来对我说：
“我们两个彼此彼此。”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我的上司有一匹野马，
还有一套房子。
我和感到内疚的他，
有时到那个地方去。

于是我同意了他的说法：
“这是可以宽恕的罪孽。”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我的上司的举止
像一个成熟的男子；
当他身着黑衣时，
衣服遮掩着肚皮。

如果他打哈欠，便说：
“今天不行，我感到不适。”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当我的上司——
那个老家伙离开时，
我解除了武装，
独自面对着镜子。

我对自己说
这句可憎的老调：
“我是一个
理想的小秘。”



你不在我这里

比如说，你永远地离开我，
向你喜欢的遗忘之渊走去。
但是你的空间最美好的部分，
实际是你的空间惟一永恒的东西，
它将永远留在我这里。
它悲哀，温顺，失望，沉默。
你那颗没有生气，实实在在的心，
你那颗怀着惟一希望的心，
将留在我这里。你不在，
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无依。

等这种真正、深切，
缓慢而难忍、温情难舍的痛苦过去后，
你那不可忍受的别离
将再也没有关系，

我也会有勇气问你，
你是否依然能容纳在一个字里。
事实上，现在你已不在我的夜里，
这样的夜令人肠断心碎，
和以往那些夜毫无二致。
我一夜又一夜寻找你，拥抱你。
只有一阵不可避免的回声，
像我孩提时的声音，我一直不知。

现在，真害怕，但无济于事，
多么羞愧，没有祷文可咀嚼，
没有信仰抓在手里，
只有黑夜和我相依。
知道上帝要死去，
他抱着双臂，闭着双唇，
冒着雾气退去，
仿佛倒退几个世纪的
钟楼的残酷废墟。

为时已晚。不过，
我要发誓，我要献雨，
让墙壁写满咒语和甜言蜜语，



还有冬天的窗子,有时还有海,
只因你的心不在我这里,
你的不可避免的痛苦的心不在我这里,
你已离去,我完全是孤身一人,
幸存在这里。

我告诉你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我受不了你，
我再也不能忍受和你在一起。

近来你那么令人讨厌，
以致一天晚上，一下子
就没有了爱情，只剩下恐惧。

我憎恨你那乏味的嘴巴，
憎恨你的黑眼圈，
对我的纪念品你随便处理。

我要把你从我的脑海里涂去。



请你喝杯冷饮

请你喝一杯冷饮但要坐好
你要是火箭就飞向你的太阳
要抓住你的希望像使用马刀
你盲目地游荡,光着双脚
现在你渐渐不相信奇迹
把那个硬壳掷向镜子
你脱掉衣服吧,没人目击
你担心,询问,有所准备
面对幸存,而不是幸死
从人体到天空没有梯子
如果没有人来寻找你
如果你觉得自己幼稚
而被你的抛弃者抛弃
你一下子变得难以置信
请重新穿上你的衣服

你不再游荡,你相信奇迹
于是你准备出门
沿街下行,溅一身污泥
你一次次更换衣服
但是在行动之前
请你喝一杯冷饮以防万一



这条小溪不复回

这条小溪不复回
永远奔流不停息
但是当它继续时
却在慢悠悠地讲故事

它发现了红鳞鱼
临时开辟小溪堤
它想像着白柳树
又将百灵鸟虚拟

如果它一去不复返
因为它幻想着一个地区
它在那里汇入一条河
随着它流到海里去

里戈维托的另一个节日

味道甜美的黎明/中午和/炽热/
武器和树枝的黑夜
飞出隐秘的鸟群的废墟
重新得到一块块泥土的赤脚
恶魔的八十万公顷土地

自由的祖国或者死亡死亡
死亡人们早知道/是老话题
但是要迅速习惯祖国的福音
却并非那么容易

从梦幻和尘土中诞生的古老人民
山谷城镇墙壁间的桑迪诺人
决心根除灾难的志愿者
重新变成树干和砖头的街垒



几乎触摸着许多没有土地/
没有面包/没有屋顶/和鸟儿的人的天空
几乎谛听着新的强烈地震
我想到你的九月二十日/也许
因为你里戈维托那么孤独
尽管科内略奥斯维托艾德文
遥远而忠实地存在/这很清楚
你跳着舞接近无耻的暴君/你走近他
像宗教节日举着十字架悲伤前进的人
你把他刺得遍体粼伤
你自己也被刺得伤痕累累
你那么像一首诗,那么具有尼加拉瓜人精神
就如最优秀的鲁文·达里奥其人
你不是创造侯爵的手的人物
而是有乔罗特加土著的手的人
所以在胜利的激情中
如今节日才终于变得那么令人宽慰
在拳头中应该有你的拳头
在子弹中应该有你的子弹
在心脏中应该有你的一颗心
在每个自由的祖国或死亡中
有你若无其事的死亡

它和你滋养的祖国与骨肉一样的命运

我就这样平静地望着你那
从古老的徭役就起义的人民
我突然发觉你的孤独
二十三年并不那么难忍
也许因为那时你就隐藏着它
就梦见了这些农民
这些战士
这些赤脚的孩子们



在雅典喝欧索酒

喝欧索酒

喝这种奇特的酒，会让人快乐，让人迷路
但为了爱雅典，这是不可或缺的事情，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想像雅典在新雕成的
上帝额上产生

在雅典喝欧索酒

会让人看到什么都在重复
或者，至少能区分两座神殿
一座仍在卫城残缺不全地闪光
另一座在 1802 年被额尔金勋爵装运到了伦
敦城

在雅典喝欧索酒

就是，比如走向歌剧院

但是却去了皮雷奥港口
或者,就是发现德摩斯梯尼的自杀
是苏格拉底的自杀延误

在雅典喝欧索酒
就是不靠阿里阿德涅的感情之线
找到了迷宫的出口
或者,就是咀嚼无核葡萄干,
还以为吃的是加利福尼亚的洋李肉

在雅典喝欧索酒
就是认为男侍者是墨涅拉俄斯
并用手臂搂着他的肩头
安慰他不要为艾莱娜被抢走感到内疚
同样也是梦见一件还愿的浅浮雕品
它雕的是阿斯克勒皮俄斯进埃皮达乌罗城
和帕潘德柔斯离开奥坦逃走



欢迎你，魔法师伙伴

你想知道那时的小伙子们在何处
你怀疑现在会来一些陌生的面孔
尽管闪过一个人影/响过一阵枪声
你还是把一个朴实的希望隐藏心间
那是你心中的全部财富

事实是/你虽是一个天才的俗人
但在民众中极其受欢迎
你不仅热心于玩滚柱戏
而且对吃喝也一样热衷
人们当然在茅屋里谈论你
但是这样的事同样在可敬的家庭里发生
你像一场持续不断的大雨
遍及一个个社会阶层
工人们和女裁缝们就这样歌唱着

但是最上层的资产者也不落后
毫不奇怪/某个议员或国王
不断调整他们的活动日程
其中包括同杰出的希腊人约见的备忘录
和你那些稍具希腊风格的探戈曲目

你的梦想一去/一去不复返
也许因此我才总是这样认为
你没有政治上不安的时候
我们左派和右派都一致同意
把你放在坏人里和其他净界中
那里有土荆芥/细棉布和笼子
但是没有阶级之争
尽管有人说你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
但是也有人提到你赞扬极进派和保守派的言行

然而你/在去麦德林之前和以后
你任凭人们说/任凭人们做/
任凭每个人随意把你虚构
你是图卢兹人还是塔夸伦博人
你从来也不澄清
但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



使你回想起你那个悲伤的夜晚
和你的“安息吧”的耻辱
也许由于那个死在牛背上的孩子
或者因为你在报上看到的那个头号刽子手
全是谎言/那种悲叹纯属欺骗

但是肯定发生了某种事情
那种事情永远让你感到不安宁

就在那时,你从袖子里取出
六七首歌词粗俗的探戈曲
空前认真地唱起来
直到班长把这事告诉军曹
军曹把这事告诉中尉
中尉把这事告诉少校和上校
上校把这事告诉所有的将军
那个夜晚他们在欣赏瓦格纳的音乐
上帝们的黄昏一结束
他们就判你作为居民有罪过
判你参加破坏有罪过
这样你就进入了名人的行列

于是一切疑问/想法
和流言飞语都烟消云散
问题不再是关于图卢兹和塔夸伦博
因为你已经把秘密送到小庄园
而是关于你过去和将来和什么人站在一起
就是说/和他们还是我们站在一起
天晓得你是不是知道
但是现在一切都一目了然
你决心反对不公正和乱捕人
你和我们站在一边/欢迎你
吃得健壮的魔法师伙伴



俳句一百首^①

一

冬天冬天
我喜欢冬天
如果天气温暖

二

叶子干枯
它们仿佛是
欧栗树的遗嘱

①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诗歌样式，每首由三句构成，三句共17个音，按5—7—5格式排列。拉美的一些诗人也喜欢并进行写作。1999年贝内德蒂出版一本俳句集，题为《俳句的角落》，内收224首。这里选译100首。

三

在黄昏时分
太阳是不是记忆
我已记不起

四

九月十日
我不记得
风有这么肆虐

五

阴云散去
天空洗掉
一切过失

六

河水流去



和静止的
天鹅一起

七

大雨倾盆
我觉得
大海从天降临

八

傍晚来临
松树战抖
并非因为寒冷

九

根据一层层浪
大海知道一切
但是它易忘却

十

鲨鱼竟会
保护船只
简直像个故事

十一

大海真狡猾
从前有美人鱼
如今只剩下岩石

十二

海螺海螺
在我的耳中
留下古老的叫卖声

十三

在小湖中



水是一面明镜
没有什么要求

十四

如果三叶草
有四片叶子
谁也受不了

十五

如果燕子
回到过去
将无巢栖息

十六

一口钟
只有一口钟
抵挡着狂风

十七

漆黑一片
只有一盏街灯
要求急救

十八

人的感受
像白刃武器
清白无辜

十九

没有比
快乐的前奏
更愉快的事情

二十

倘若痛苦



来自诚实
会很甜蜜

二十一

无需赘言
孤独总是
孤孤单单

二十二

年迈无力
我不愿经受
另一次恐惧

二十三

流亡的人
渐渐习惯
思乡的厌倦

二十四

当流亡者
为了死亡
也为了生活

二十五

我们哭时
快乐的毒素
会离开我们

二十六

如果我奄奄一息
冬天就会
像警犬一样警惕

二十七

如果你孤独无依



可以带着痛苦
到远方去

二十八

黎明过得
慢慢腾腾
让我感到心里平静

二十九

孩子和老人
我们无忧无虑
仍然住在这里

三十

一个个冬天
那么多朋友
跟我们说再见

三十一

游行结束
人群归来
多么孤独

三十二

我们痛苦不已
所以快乐
是一桩业绩

三十三

我呆傻地来到
这个世纪末
我们碰到了什么

三十四

姑娘们走路



一步美似一步
我却越来越老朽

三十五

你离去时
别忘记带走
你的藐视

三十六

我不会说谎
也从未说过谎
除非我学会了说谎

三十七

我是孩子时
摇篮曲
让我不能入睡

三十八

我进入老年
但小伙子们年轻
并向我挑战

三十九

当我闭上
再睁开眼
一切都已改变

四十

我愿意变得
像一只企鹅
那么高贵和优雅

四十一

谁曾这样说



真正的弱者
从来就不服帖

四十二

只要我苏醒
春天就会
来到你的记忆中

四十三

玻璃雾蒙蒙
它描绘出
我喜欢的风景

四十四

不眠之夜
响起笛声
我在雾中

四十五

我知道
深渊有诱惑力
但我决定不走进去

四十六

每个人的孩提
都留下一支
愚蠢的歌曲

四十七

如果我划船
我会听到
河水哈哈大笑

四十八

午休时失眠



虽无关紧要
但是不可救药

四十九

当我把失眠
都聚在一起
我便安然睡去

五十

在你的灵魂中
在你的心中
一个人也没有

五十一

当你旅行
宇宙也和你
一起旅行

五十二

如果雷电降临
勇敢的人
会把胆怯者抱紧

五十三

街道升到
敞开的窗口
我向它致敬

五十四

胆怯轻松
勇敢沉重
像一块石头

五十五

在梦里



相爱的人
像动物一样忠实

五十六

当你笑时
我的眼睛
会含泪陪你

五十七

我喜欢观看
远方的景致
但要和你在一起

五十八

如果我头昏
可能是你的眼睛
使我陶醉

五十九

倘若心灵
厌倦了爱情
它还有何用

六十

挨近河流
思念之情
会由强变轻

六十一

他归来总带着
昔日的爱情
或新的爱情

六十二

雨落无声



但伞底下
吻在进行

六十三

在不眠之夜
或在梦里
我总想见到你

六十四

“我在陆地上等你”
航空小姐对我说
但是她没有赴约

六十五

他不喜欢
转弯抹角
而喜欢直接吻她

六十六

新娘想起
薄纱床单
还有那件新衣

六十七

彼此分手
在告别中
却包含着欢迎

六十八

时间在流逝
我们的生命
已所剩无几

六十九

宗教不救命



它几乎是
一种不幸

七十

我可以死去
但不能同意
人类死去

七十一

对我们的死亡
不应该忘记
也不应该回想

七十二

只有天上无云
银河才能
保护我们

七十三

游荡的鬼魂
魔鬼带走的灵魂
都是人的灵魂

七十四

他花了力气
终于知道
如何走到墓地去

七十五

墓志铭
一向是
墓地的好事物

七十六

黑手党徒



去另一个星球作怪
也许不坏

七十七

飞机轰炸
能永远结束
饥饿和干渴

七十八

空荡的庙宇
年迈的圣徒
在玩单人牌戏

七十九

温和的怒火
没有用处
粗暴的怒火才起作用

八十

归根结底
时装模特儿
不知自己放荡不羁

八十一

我不知你的芳名
只知你说它时
眼中的神情

八十二

人只会仇恨
怀疑/做梦
鸟儿却能飞行

八十三

已经没有秘密



我却从你眼中
窥到新的阴谋诡计

八十四

你有你的心计
回答时粗暴
恳求时甜蜜

八十五

及笄的爱情
有时会从
一个眼色产生

八十六

一具尸首说
如果我受拷打
我永远不会说什么

八十七

人的复活
就像一个人想死
并非轻而易举

八十八

深色照片上
有你/时间
和你一起流逝

八十九

我不知道是否该来
也不知道是否该去
我已经陷入迷途

九十

大家等待着



海上那个瓶子
它却是空的

九十一

不要再摇木铃
也不要再赞美
哭泣已经来临

九十二

作为冒险
只剩下我们
接近地平线

九十三

我们将落得
没有树木和乳房
没有河流和信仰

九十四

天竺葵/玫瑰/红酒
血色的旗帜
一切都是红色的

九十五

只有蝙蝠
倒悬着
理解世界

九十六

在一个个团伙中
杀人的凶手
怎能过得舒服

九十七

为了避免苍蝇



有些预言家
对他的预言守口如瓶

九十八

归根结底
死亡不过是
有过生命的证据

九十九

燃烧的语言
熄灭的语言
空话连篇

一〇〇

在镜子里面
我的眼睛不是看我
而是看时间

阿 连 德^①

为了杀死这个和平人士，
为了击打他那摆脱了噩梦的额头，
他们不得不变成噩梦，

为了战胜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聚集一切仇恨，
还有坦克和飞机，

为了打倒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轰炸他火烧他，
因为和平人士是一座堡垒，

为了杀死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发动混乱的战争，

① 萨尔瓦多尔·阿连德：智利民主阵线主席、总统，1973年9月被杀害。



为了战胜这个和平人士
并平息他朴实而高亢的声音，
他们不得不把恐怖推向深渊
并继续杀人更多地杀人，

为了杀死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多次策划暗杀，
因为这个和平人士是一座堡垒，

为了杀死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把他想像成一支部队，
一支舰队，一支队伍，一个纵队，
他们不得不相信他是另一支军队，

但是这个和平人士不过是人民，
他手里有一枝步枪和一个命令，
它们比坦克，比憎恨，比炸弹，
比飞机，比凌辱更需要，
因为这个和平人士是一座堡垒，

为了杀死这个和平人士，
为了击打他那摆脱了噩梦的额头，

他们不得不变成噩梦，

为了战胜这个和平人士，
他们不得不总是和死神为伍，
杀人，再杀人，继续杀人，
注定忍受装甲的孤独，

为了杀害这个代表人民的人，
他们不得不陷于孤立，失去人民。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制造了他的记忆
然后又把它忘记？
为什么一个人来自某个上帝
后来又成了无神论者？
为什么月亮
有一个白色肚皮？
为什么我打开衣柜时
衣袖会向我致意？
为什么在沉默时
你的嘴才讲温柔的话语？
为什么一个贞洁的躯体
会有一对淫荡的乳头？
为什么当我决定死去时
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为什么在值得纪念的葬礼结束后

鸟儿们才歌唱？
为什么在吻你后
我觉得一切才重新开始？
为什么我这般需要你？



城 区

返回城区总是一种逃逸
几乎就像面对两面镜子
一面在眼前/一面在远处
在愚蠢的反复回忆中
已经失去的童年依然失去
庭院本不如此/它是映像
那些嬉戏的孩子成了老人
他们更谨慎地活在人世
城区迷人/平静地落雨
有一辆停歇的电车要走的路轨
它不闯入黑夜也不早起
倘若你寻找往昔的碎片
也许会遇到沉思的自己
返回城区总是一种逃逸。

不 愿 意

我不愿意写作
但文字在自己前进
它们形成语句并换行
我觉得像自己在写作
窗口下着雨
它那么多次在街上
无缘无故地闪烁
我不愿意写作
所以有了闲暇的时间
不是无辜的空闲
不是鸽子的空闲
也不是无偿地闲着
窗口下着雨
它那么多次在街上
把预兆淹没



我不愿意写作
但是雨仍独自落着。

有 人

有人清扫
施刑的牢房
没有了血迹
也没有了痛苦

有人在墙上
写下她的姓名
夜晚的天空
已无一颗星斗

有人用一番劝说
平息他的暴怒
让他像
镜子一般平静



有人久久地思考
有人在那里走路
远方传来笑声
和一只喇叭声
还有一只雄鸡
为报时而鸣

有人想到了外面
那里没有限期
他想到活着的孩子
和一次拥抱亲昵

有人想主持公道
但是他没有运气
想和死神抗争
谈何容易

有人清扫
施刑的牢房
他清洗血迹
对痛苦却不理。

备 忘 录

- 一、准时到达并参与
- 二、为爬高坡喘口气
- 三、不仅仅赌一次
- 四、努力摆脱掉忧郁

- 五、掌握新的地理
- 六、不放弃午间休息
- 七、未来将不是节日
- 八、还无须感到恐惧

- 九、天晓得谁是强者
- 十、不让耐心消失
- 十一、要关心好运气

- 十二、保存最后一个硬币



十三、不和死神尔汝相称

十四、只要可能就享受乐趣

心 态

有时我觉得
像贫瘠的小山
有时又觉得
像高峰重重的大山
有时我觉得
像一道绝壁
有时又觉得
像遥远的蓝天
有时你像是
岩石间的泉水
有时你又像棵树
树叶几乎掉完
但今天我几乎觉得
像未眠的小湖
船只已不见



是一座绿色的湖
水流平静而迟缓
满足于它的水藻、
鱼儿和苔藓
我心情平静有信心
相信在一个黄昏
我会接近你
你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自己。

我们是孩子时

我们是孩子时
老人们大约三十岁年纪
水塘像一片大海
实实在在的死亡
还不存在
后来我们成了小伙儿
老人们已经四十岁多
水塘变成了大海
死亡不过是一句话
当我们结婚时
老人们已经五十岁了
湖水成了汪洋大海
死亡是
别人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年老力衰



终于明白了真理
海洋毕竟是海洋
而死亡已开始
成了我们自己的。

奉告祈祷

谁会对我说这就是命运。
通过倒置的文字看下雨。
一堵污痕斑斑的墙像名人。
像鱼一般光闪闪的汽车车顶，
忧郁中充满了喇叭声。
这里没有地平线，
这里也没有天空。
一张为所有的胳膊准备的长桌，
一把我想逃走时就转动的椅子，
又一天结束了，命中注定。
奇怪的是你还有时间伤心：
总是传来命令、电话和门铃声，
当然，禁止在书上哭泣，
因为不该让墨水流动。



我还是来到这里

不管你想在哪里生活，
不管你想怎样生活，
你总是一个流亡者。

——阿尔瓦罗·穆蒂斯^①

我不只一次觉得被流放。
我渴望重新走向流亡
所以我感到自己
既不属于任何人
也不属于任何地方

难道这是一个迹象：
我永远也不能不再流亡？

^① 阿尔瓦罗·穆蒂斯(1923～)：哥伦比亚作家。

莫非近处远处无论何方
总是有人监视
并心中暗想
此人为何来这个地方？

但是我还是来了
也许是为了分担
疲劳和眩晕
无依无靠和眷恋
也是为了我深思熟虑的爱情使命
为了接受我那一份恩怨

其实我为何要来这里
我也不清楚为了何事
但是我还是来到此地。



明天见

我低声地闭上眼睛
摸索着进入梦境
此刻仇恨没有启动

面对它的主宰之死
意志停止了跳动
我觉得自己身在远处

我想起了上帝
不过我无所乞求
只想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个世界

有时情愿,有时不然
为什么梦想的世界
和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不同?

我的噩梦总是那么可怕
我虚弱地睡去，梦见我强健
但是未来在等候。



亲

我们一起做梦
我们一起醒来
无论天气好坏
对你的梦都无妨碍
对我的梦也无妨碍
我们举止笨
或者说过分谨慎
我们想,那只海鸥
不会掉下来
我们相信,这个结盟
会永远存在
战斗是我们的
或者不是任何人的
我们生活在一道
我们一起战死

但是那种破坏
是一个恶作剧
是一阵大风
是一个痕迹
是天堂之门开闭
我们的感情
那么亲密
死神把它藏在
他的洞里
我要你对我讲讲
你闭口不谈的痛苦
我向你表示
我最后的坦诚
你感到孤独
我也感到孤独
但是有时候
孤独可以
变得
火焰熊熊



反之亦然

我害怕见你

我需要见你

我希望见你

我讨厌见你

我渴望遇见你

我担心遇见你

我有信心遇见你

我怀着不祥的疑问遇见你

我急切地想听到你

我快乐地听到你

我幸运地听到你

我惧怕地听到你

就是说
总而言之
我感到厌倦
我感到得意
也许前者
压倒了后者
反之亦然



信 仰

一个人突然离开

可爱的形象

女友啊

你脆弱地留在地平线上

我让你想起许多事情

不过但愿你能把我想一想

你知道

在走向死亡的旅途上

生命是什么

我觉得我有人陪伴

我觉得几乎有了答案

当我能够想像

你在远方睡觉前

也许会相信我的信仰

或者在梦中的廊下和我相见

我还要告诉你,到这个时候
我已不相信讲道士、将领
不相信环球小姐的屁股
不相信刽子手的悔恨
不相信听来舒心的教义
不相信上帝无力的宽恕

在分手的这个时候
我只相信全体人民的
 眼睛和双手
尤其相信
 你的眼睛和双手



我还……

你即将来到我身边
我还不相信
夜晚是一小撮
星星和欢乐

你的脸你的手
你的大步
我摸我听我闻
我还是不相信

你的归来
和我和你的关系密不可分
我这么说是凭猜测
我这么讲是出于疑问

绝对没有人能代替你
最平庸的事情
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你即将来到我家里

但是我还是怀疑
这份好运气
因为拥有你的幸福
我觉得简直是个奇迹

然后你来了/确确实实
你来了/神采奕奕
所以你的到来
使未来充满魅力

虽然我不总能理解
我的过错和失意
我是我知道在你的怀抱里
世界有了意义

如果我吻你那
恣意而神秘的口唇



不会有反感和问题

我会爱你

我会更加爱你

孤 独

我要谈谈你那无限的孤独

某男士说

我想闯入你的记忆

把它占有

搬掉它最后一座多面堡

把它拆掉把它消除

你的孤独使我窒闷使我难受

某男士温柔地说

我希望你想念我

怀念我

希望你只接受我一个

但是问题是

某女士平静地说



如果你的孤独

幸运地和我的孤独融合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属于你

你会不会属于我

不管怎么说

在两种孤独中

我合法的孤独是哪一个？

二人都望了望对方的眼睛

仿佛我原谅了你

你原谅了我

再见

男士说

再见

女士说

我 爱 你

你的手是我的抚爱
是我每日的谐曲
我爱你/因为你的手
为正义尽力

我爱你/因为你是
我的爱/我的伙伴
在街头挽着手臂
我们比任何二人都更亲密

你的眼睛
是我对付坏日子的符咒
我爱你/因为你的目光
播种未来的希冀



你的嘴属于你也属于我
你的嘴不会搞错
我爱你/因为你的嘴
知道高唱反抗之歌

我爱你/因为
你是我的爱/我的伙伴
在街头挽着手臂
我们比任何二人都更亲密

我爱你/因为
你那忠诚的面孔
你那悠闲的脚步
你在世界上的哭声

我爱你/因为
爱情不是光环
也不是纯粹的寓言
我们成双成对不孤单

我愿意你住在我的天国
就是说在我的国家

人们生活幸福快乐
虽然得不到许可^①

我爱你/因为你是
我的爱/我的伙伴
在街头挽着手臂
我们比任何二人都更亲密

^① 指许可证。



洞察黑暗的人

指明树木和窗口
还有将来和痛苦
我从未感到这般吃力
钟楼无声又无形
但如果表示它的鸣响
它一定来自
一个忧伤的幽灵

街角失去了锋利的棱角
谁也不会说残暴行为仍横行

烈士的鲜血
几乎成为一片愤怒的苍白污垢

在黑暗中

事情会怎样变动

贪得无厌的人
不过是一些自信的可怜虫
性虐狂最可笑
狂妄自大者
是别人的某种愤懑的船头
卑贱者却不见任何踪影

但是在这道不透明的幕后
我知道谁是什么人
我知道深渊在何处
我知道哪里没有上帝
我知道死神在哪里
我知道你不在哪里

黑暗不是遗忘
而是提前的推迟

但愿等待
不会耗损我的睡梦
但愿黑暗



不会进入我的肺中
但愿你这位少女
脱离黑暗
就像一种美丽回忆
变成面孔

我终于明白
当你的眼睛看见并赞赏
我不断受欢迎的情景
你一定会永远抛下
那浓密而该死的空气出走

走过的她

你走过的脚步
你闪过的面孔
你还有什么要求
现在我见到了你
之后我会忘记
仅仅之后
之后仅仅
我相信我会忘记

你走过的脚步
你闪过的面孔
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爱你
我爱你仅仅
两三分钟



我没有时间
更多地爱你

你走过的脚步
你闪过的面孔
你还有什么要求
啊,不行
啊,你不能摸我
倘若互相触摸
彼此将不能忘记
再见了/我和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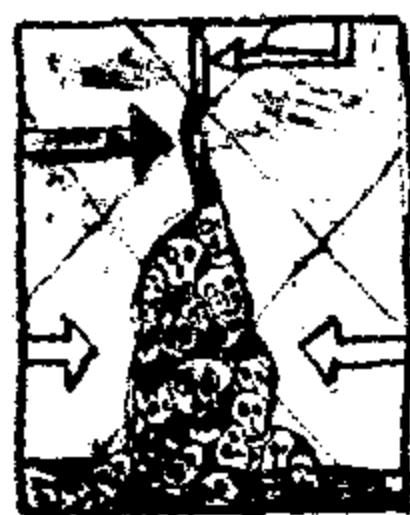
等 待

当黑夜变成白天我等你，
希望的叹息已经消失。
我相信你不会来，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会来的。
我知道，距离伤害了你，
我知道，夜间更加寒冷，
我知道，你已不在这里。
我相信我知道你的一切。
我知道白天会突然被黑夜代替：
我知道，你梦见了我的爱，但你不说，
我知道，等你时我一个白痴，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的。
当我们仰望夜空时，我等你，
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怀念着那些日子，



在那些日子，一个吻为分手做了标记，
也许是为了我们生命所剩的岁月，
这样讲未免太悲凄。
当白天变成黑夜，
当月亮遮住那灿烂的红日，
我会感到孤独，我知道，
我一生知道的事寥寥无几，
我只知道自己非常孤单，
只知道自己不在你那里。
我要为这种感受进行辩解，
我从来就无意伤害你。
我决没有梦过爱你，
也没有梦见过这种心绪。
我的空气像沙漠中的水一样枯竭。
我的生命也在缩短，因为你不在我心里。
你是我生活的希望，
但是我不在你那里。
为什么我不在你那里？你问自己，
为什么我不坐公共汽车去你那里？
因为我所在的世界不许我去你那里。

我每个夜晚都痛苦地想你。
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把你忘记？
为什么我不能独自这样生活？
为什么我不能……





永 远

如果祖母绿变模糊
如果金子失去光辉，
那么，我们的爱情
就将结束。

如果太阳不发热，
如果月亮不存在，
那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就没有意义。
没有我的生命，
生活同样没有意义。
给我快乐的人
是我梦中的女子……

如果世界不转动，

或者时间不存在，
那么，我将永远不会死，
你也永远不会死，
我们的爱情也不会死……
不过时间不重要，
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
为了我们继续相爱，
我们不需要太阳，
不需要月亮或天体……

如果生命变成另一种东西，
死神也降临，
那么，今天
明天……
永远……
我会还爱你。



零

我的薪金每天都在减少
我是说每天
每一分钟
每一口气在减少

我移动着手指
仿佛它们会爬,会在我身上爬
但是我的薪金在减少

我转动着眼睛
仿佛它们能理解,能理解我
但是我的薪金在减少

我动着双脚
仿佛它们能驮,能驮我走

但是我的薪金在减少

我的薪金每天都在减少

我是说每天

每一分钟

每一口气在减少

全是因为

死神的那个同伙

零

在等待着

附录





作家贝内德蒂

[西班牙]埃泽基埃尔·马丁内斯

马里奥·奥兰多·哈姆雷特·哈尔迪·布雷诺·贝内德蒂生于1920年9月14日。有一次，他给他始终未能有的儿子写了一首诗，在诗中他保证给他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很可能是一个单音节的名字。“这样，你只需呼一口气就可以叫他。”按照某种无可争辩的逻辑，经过两次反对官僚阶层的战斗，马里奥什么什么贝内德蒂终于揪住了他的全名的首尾，在文件等文本中省略了其他名字。“把一大堆名字塞进去是意大利人的习惯。”这位乌拉圭作家解释说。“我有一位叔叔，他的名字中加进了他出生的那天在位的所有国王的名字。”

几十年来，新的不幸事事件连连降临在贝内德蒂的头上。如今他的脸上闪耀着诗的皱纹，有时他的目光在诉说千百件往事。他那化成文字的灵魂贯穿《清点》和《流亡之

风》中的诗篇，伴随着《我们为什么歌唱》和《南方也存在》等歌曲的旋律；他写有长篇小说《情断》和《咖啡馆柜台》，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和《死亡与其他意外》，剧本《佩德罗和船长》、文论《世纪末的困惑》，他是一位为正义事业斗争的知识分子。

贝内德蒂涉足一切可能的文体，他善于把他的作品停泊在使人类感到不安的大多数港湾：爱情、死亡、岁月、贫困、不公正、孤独、希望。他写作的风格朴实而直率，千万读者视他为知心朋友。在其广袤的创作中，他用生命堆积起了成就和感情、贫困和流亡、过失和空想。下面仅仅是他的丰富人生的凤毛麟角。

问：你在童年就决定当作家时，你想像到现在了吗？

答：没有。情况是，我出生于一个经济问题成堆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位药物化学家；由于被人诈骗，药店破了产，因而他困难重重。那时我才四岁。我家不得不从故乡塔夸雷姆博迁往蒙得维的亚。从那以后，我的童年甚至部分少年时代就过得非常困苦。我家住在一幢铁皮顶的小房子里。我母亲不得不卖掉餐具和结婚时人家赠送的一切东西。最后我父亲谋得一个公职，从此家境开始好转。但是我也不得不离开中学，开始干卖汽车配件的工作。由于家里有这么经济问题，我怎么能想像当一个成功的作家并



靠文学生活呢？再说，我首先得想各种办法谋生。

问：你想过你终生当个办事员吗？

答：我曾希望谋得一个和写作关系更密切的职位。问题是在乌拉圭，靠写的东西生活是很困难的。就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也不行，他是最优秀的作家，正值巅峰的作家。我说过，可以靠新闻工作生活，但那是另一种东西，不是文学。我记得我的头两本书，一册也没卖掉，印刷费还是我自己出的。我的第一本成功的作品——《办公室的诗篇》。它是卖得比较好的第一本书。

问：你有一本书叫《生命，那段插曲》……

答：因为我觉得生命是两种虚无之间的一个插曲。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仰上帝，诸如此类的信仰都没有。有宗教信仰的人觉得死后会进天堂或下地狱。我信仰自己的上帝，即心灵，我们应该天天向它汇报。

问：计算已出版的书的数量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你比较准确地计算过吗？

答：如果算上选集，有八十部。我出的书像我的年龄一样多。早年最成功的是《情断》，出过一百四十八版。后来有《清点》、《感谢火》、《咖啡色羔羊》。这最后一部是我的新作，比较受欢迎，在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语言印行了大约四十版了。不过我也不能抱怨：几个月来，《俳句集》在西班牙一直出现在畅销书名单中。

问：你总是说你最喜欢写诗，是吗？

答：我总是说我是一个也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诗人。我也喜欢写短篇小说，尽管会让我花费很大的精力。一首诗我可以在飞机上写，在一个周末写，或在等待某种结果时写；但是一篇小说可能让我写好几年。比如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我用了十八年才写完。不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体裁。短篇小说不允许有瑕疵，它用一个字一个字构成，每个字都起着它的作用，结尾非常重要。

问：那么长篇小说呢？

答：比写短篇小说花的力气小些，但是写长篇小说需要一段空闲的时间。因为不能今天写十页，两年后写二十页。长篇小说是一个人创造的一个世界，必须深入这个世界，深入它的人物……如果人们不打扰我，我会写更多的长篇小说。

问：一般说来，诗歌的读者不如小说的读者多，可是你的诗总有那么多读者。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答：想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秘密。我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诗相当朴素、相当清晰。我觉得这会变成一种迷人的东西。在少年时代快结束时，我意识到我会成为一个诗人。那时，我读了名家们的诗篇，虽然我懂得那些诗并从中得到了享受，但我觉得很费解，使用的词语让读者望而却步。我喜欢那些诗，但是我心想，我永远不会这样写。我觉



得人们喜欢我的诗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写了许多爱情诗。

问：你的大多数以中间阶层的蒙得维的亚人做主角。你总是说你不能写其他类型的人物。

答：这是我的局限。我不敢说我能不能离开中间阶层的蒙得维的亚人。这是我所熟悉的领域。我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乌拉圭是世界上惟一达到共和国级别的办事机构。所以，我十分了解这个中间阶层。人们甚至多次指责我不写工人阶级。但是我试着写的时候，却觉得不真实：我写的工人始终不像工人讲话；因此我不再坚持，为什么？这是一种局限性，我不能够超越这种局限。

问：你的文学是一种地域主义文学，在世界其他地方却有那么大的影响。这又如何解释呢？

答：可能因为中间阶层比其他阶层更普遍。我不清楚，不过，事实是，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国外，但人物是生活在西班牙、古巴或墨西哥的蒙得维的亚人。总而言之，我认为，要想走向世界，应该首先走向本地区，从本地区开始。

问：你的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但是两年前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授予你名誉博士称号，是为了肯定“你丰富的文学创作和你作为人民的人的品格”。既肯定了你的创作，也肯定了你的人生。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答：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和人格。不是吗？

我的许多诗篇就是做个人民的人的产物。靠近人民一直是我
的一个座右铭。我一生能够办到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用
写的东西去拨动那些人、那些人民、那些奔波的人的心弦。

（译自西班牙《克拉林》杂志纪念贝内德蒂诞生八十周
年专号。有所删节。）



“在诗中你可以更诚实地表达”

对八十二岁的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来说，语言仍然像年轻的血液一样在他的脉管里流淌。他新出版的诗集《失眠与瞌睡》就是一个证明。

在这本诗集中，贝内德蒂以生存强于政治的语调表现了他对人类的命运、岁月的流逝、记忆和别离的忧虑。

《失眠与瞌睡》由维索尔出版社推出，是这位诗人、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的新作。他的创作总是受到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各种年龄的读者的深切爱戴，其证明就是不久前在马德里的图书博览会上受到热烈欢迎，他仔细地在他的崇拜者购买的两百七十五本书签了名。“我在西班牙总感到很愉快，”贝内德蒂说。因为这位作家并非在马德里徒劳地度过夏天，马德里的干燥气候似乎对他的慢性哮喘病很有好处。

总是时刻准备提高声音批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或欺压弱者的行为的马里奥·贝内德蒂说，诗歌是他最喜欢的文

学品种，“无论对于阅读还是在写作时都是这样，在诗歌中你可以更诚实地进行表达，其他的体裁是虚构的，是通过想像写作的；但是，诗是用你自己的生活片断制作的。”他举例说：“博尔赫斯是一位杰出的寓言作家，但是最天才的博尔赫斯，我最喜欢的博尔赫斯，却是诗人博尔赫斯，因为在诗人博尔赫斯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弱点，他的失落，一个毫无遮掩的人。”

但是，《情断》或《脚手架》的作者贝内德蒂在这部新诗集中把诗的语言用来探察人的心灵、人的孤独、岁月的流逝和人的记忆。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本书和前一本书《我呼吸的世界》一样，包括一种生存性更强、政治性更弱的诗，”我不揣冒昧地说，“它的主人公之一是死亡，”诗人肯定地说，然后又接着讲：“不过，我并不为自己的死亡感到焦虑，因为这是必然的结局，我只是为人类的死亡感到不安。”

在致力于写作的六十多年间，马里奥·贝内德蒂始终善于把对话的、通俗的语调同文学创作的抽象的一面结合在一起。这种才能把他和那些将他的诗变成歌声的表演者一起推上了舞台。若安·曼努埃尔·塞拉特、丹尼尔·维戈利埃蒂、纳圭·格瓦拉、路易斯·帕斯托尔、佩德罗·格拉、罗莎·莱翁、胡安·迪埃戈和纳塔利亚·梅嫩德斯由于把他的诗谱成歌曲而和诗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对马里奥·贝内德蒂来说，“音乐非常重要。”他说，“通过音乐可以支配年轻人。”“通过摇滚音乐会常常可以让青年聚集在一起，这可能很危险，但是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有一些年轻人讲的话和做的事令人深思。”这位多年饱受流亡之苦的作家最后说。

（埃菲社稿）

一位受大众欢迎的诗人

[西班牙]路易斯·安东尼奥·德·巴列纳

人们常说,读诗者甚少。但这并不影响马里奥·贝内德蒂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歌全集《诗歌创作》(1950~1991, 2卷)已由维索尔出版社印行二十版。

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在西班牙,马里奥·贝内德蒂都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诗人。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诗歌受到纳查·格瓦拉或若安·曼努埃尔·塞拉特等歌手的歌唱。贝内德蒂备受欢迎的原因可能来自直截了当的叙述、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对白等因素在其诗中的巧妙结合。

在他机智地采用象征主义和最新的诗歌表现手段的同时,马里奥·贝内德蒂依然是一位沉着冷静的承诺诗人,一位革命诗人。因为他认为,生活应当改变,我们的世界既不合理也不美好。作为令人信服的左派人士和共产主义者——像若泽·萨拉马戈一样——,贝内德蒂是一个朴实的、



杰出的、目光热诚、和蔼可亲的人，现在他患了哮喘。

但是，作为一种自然是左派的诗，贝内德蒂的诗并不是按照有着既定的口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那种老模子制造的。贝内德蒂的诗自然、美丽，受人欢迎，在每日生活的自然状态中不声张地反对固有的秩序，因为，毫无疑问，他知道生活没有实质的变化，变化的是个人。

贝内德蒂的诗表现爱情、斗争、团结一致，暴露丑恶现象，展示平静的心灵（“有一双美丽的脚的女人/知道怎样在痛苦的路上徘徊”），他的诗重新使责任、暴露、反叛这些字眼儿有了意义。当《历史的结束》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美好的世界上时，人们曾相信这些字眼儿过时了。

但是并非如此，马里奥·贝内德蒂一如既往（他现年七十九岁，无论获得过还是没有获得过文学奖），作为一位写美丽而自由的诗的诗人，他高喊诗的声音，因为我们仍然在遭受着欺骗和屈辱。

“我的品种总是诗”

[西班牙]安东尼奥·卢卡斯

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1920 年生于帕索·德·托罗斯)因获得第八届索菲亚王后拉丁美洲诗歌奖而引人注目。奖金为六百万比塞塔,是由西班牙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和萨拉曼卡大学授予的。

感到意外和充满幻想的诗人贝内德蒂对本报(指《世界报》——译注)承认说,他对这项诗歌奖的热情十分强烈,因为“它是我在西班牙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而西班牙是一个和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我总是感受到读者的热爱。不只于此,这个奖也是对一个人的全部诗作的认可。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破碎街角的春天》的作者说。

马里奥·贝内德蒂被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拉丁美洲流亡诗人之一,他属于乌拉圭所谓“四五年一代”的诗人。索



菲亚王后诗歌奖是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它的评奖委员会做出把奖授予他的决定可不容易。参加这项奖角逐的有来自大西洋两岸的七十多个候选人，他们是由不同的科学院和大学推荐的。

根据由圣卡洛斯公爵、若泽·萨拉马戈、路易斯·阿尔贝托·德·昆卡、何塞·伊埃罗、卡米洛·何塞·塞拉、达里奥·比利亚努埃瓦、伊格纳西奥·贝尔杜戈、皇家学院院长维克托尔·加西亚·德·拉·孔查、米格尔·加西亚一波萨达、伊格纳西奥·查维斯和上一届该奖得主、诗人何塞·安赫尔·巴伦特等人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发布的公告，马里奥·贝内德蒂最终以其丰富作品的水平获得此奖。

马里奥·贝内德蒂出版的各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多达百余种，包括长篇小说、随笔、短篇小说、剧本和诗歌。但是《巴维尔的孤独》（诗歌）、由塞希奥·雷南搬上银幕的长篇小说《情断》或《感谢火》的作者承认，尽管写了这么多作品，但是他觉得最得心应手的还是诗歌创作。“我认为在诗歌创作上作家参与的更多。诗中有诗人个人的生动的贡献。诗歌总是活在我心中。我的品种将永远是诗歌。”贝内德蒂说。

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作品，特别是他的诗篇，是一批为数可观的青年的标志和旗帜，他们在这位乌拉圭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了进行政治和道德抵抗必不可少的参照，他们在

他身上看到了那种善于用朴实的幻术触及一切的诗人。

“知道青年们关注我的作品，我很高兴。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一样。说实话，我喜欢这样，因为我也很有兴趣接近他们。这是一群无可挑剔的读者。”贝内德蒂在他的马德里寓所里说。他每年在这里住三个月。

由于一个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流亡的痛苦和拉丁美洲社会与政治的变化，所以贝内德蒂坚决地相信作家的责任：“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了几乎来自全世界的作家表现出的无所不在的责任心，但是不能强制，应该来自每个人自己。”

他很快又把谈话集中到诗歌方面来：“杜撰性的文学作品往往更注重想像，但是一首诗中却能容纳整个生活，它和写它的人联系更紧。诗是一种古老的天赋。”

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评奖委员会成员、对马里奥·贝内德蒂的作品了如指掌的若泽·萨拉马戈来说，把索菲亚王后拉丁美洲诗歌奖授予贝内德蒂，是想强调这位乌拉圭诗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马里奥·贝内德蒂：“写这本书是一个挑战”

[西班牙]安东尼奥·卢卡斯

他觉得冒险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在七十八岁的高龄，乌拉圭诗人和小说家马里奥·贝内德蒂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表现形式，抛弃成规俗套和毫不费力的方法。所以，他的新作《俳句的角落》就成了他的全部文学创作中的一次创新的尝试。

“倘若两年前有人对我说你可以写这样的诗，我是不相信的。”贝内德蒂说。这是因为《时间的信箱》的作者对尝试写俳句这件事毫无关系，他对日本的这种原始诗歌形式还没有调查了解。

“这种诗的创作方法第一次吸引我是在看到胡利奥·利塔萨尔去世后出版的一本书。”诗人解释说。“那本书的题目是《除了黎明》。这个题目是日本人松尾巴蕉(1644～1694)的一首俳句的最后一句。全诗是这样的：‘这条路/已

无人走/除了黎明。’我觉得这首诗非常优美,非常有力,短小精悍。于是我开始研究东方这种诗歌的历史。我几乎无所不读,研究文章、俳句选集……直到遇到俳句的富有吸引力的挑战。”

在后来的岁月里,马里奥·贝内德蒂翻阅了一切有关的图书。他注意到,这种微型诗歌的原始象征完全是属于日本的。他写这本诗集时,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必须忠实于俳句规定的格律,另一方面又要使用自己的语态,留下个人的词语搭配的烙印:这种简单而神奇的变化把他的诗变成了亲切而朴实的炼金术。

“这本集子没有具体的主题。很简单,一切能写成的主题,里头都有,不过都要装在俳句的容器里。”贝内德蒂说,“我不能隐瞒,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都是由于对这种古典诗的音节构成的规则不习惯所致。”

在《流亡之风》的作者创作这本诗集的十个月的时间里,他意识到这项新的工作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意义。“毫无疑问,这和我以往所做的一切截然不同。我一直在自由诗的天地里活动。但是,我喜欢冒险,喜欢尝试新的东西。譬如,很久以前我出版了一部诗体小说,有人说这是发疯。幸运的是,它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再写第二部这样的小说。我认为应该求索,经常冒险。”

几个月前,贝内德蒂获得了索菲亚王后拉丁美洲诗歌



奖。在等待读者反应的时候——他们对一本新书的反应十分重要——，他手中已经有两部准备出版的新作的初稿。“它们不过是计划写的草稿。我总是在写完一本新书以后才心里感到踏实。”

他知道，他是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作家之一。他是惟一的一位在维索尔出版社有一套以其名字出版的作品集。这家出版社正在以《马里奥·贝内德蒂丛书》为题出版他的全部诗集。“知道自己受到青年们的喜爱和阅读，对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来说是一个鼓舞。这可以促使我继续写作，当然是这样。”于是他朗诵了一首诗：“请你给我一个地方藏身/让它具有/我给过你的全部温馨。”

俳句是一种传统的日本诗歌形式。

马里奥·贝内德蒂说，这本书是他为进入他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勘察的领域——俳句的传统——而做的尝试。它的源头是日本。要追溯到十六世纪，它具有严格的规定：仅由三句诗构成，三句的章节分别为 5 个、7 个和 7 个。或者说，它们具有 5 个、7 个和 7 个音节的差别。总而言之，一首俳句由 17 个音节构成，韵脚已不存在，尽管在翻译时经常保留。

正如贝内德蒂在他这本新诗集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第一本俳句选“一定会产生比较大的诗歌影响”。

贝内德蒂生平和创作年表

1920 年

生于塔瓜雷姆博省洛斯托罗斯镇,三四岁时随父母迁居蒙得维的亚。家庭生活困难,父母不和。

1938 年

前往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谋生,在一家出版社当速记员。

1945 年

出版诗集《难忘的前夜》,跻身文坛。

1946 年

回蒙得维的亚,进政府机关供职。兼做其他工作,以为生计。



1949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今天早晨》。

1950 年

出版诗集《只是与此同时》。

1951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旅行和其他故事》和文学评论集《普鲁斯特和其他》。

1953 年

出版长篇小说《我们中间的谁》。

1956 年

出版诗集《办公室的诗》。

1959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蒙得维的亚人》，获国家文学奖。

1960 年

出版长篇小说《情断》和随笔散文集《麦草尾巴的国家》。前者获国家文学奖。

1961 年

为古巴“美洲之家”创建文学研究中心。

1963 年

出版《清点——1948 年～1963 年诗歌精选》、诗集《祖国的概念》和文学论著《二十世纪的乌拉圭文学》。

1965 年

出版诗集《近在咫尺》和长篇小说《感谢这儿》。

1967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关于一个鳏夫的材料》和文学论著《混血大陆的文学》。

1968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死亡和其他意外》。

1970 年

出版长篇小说《胡安·安赫尔的生日》。

1973 年

由于发生军事政变，辞去蒙得维的亚大学人文系拉美



文学室主任职务，流亡国外。同年出版随笔集《地震与震后》。

1976 年

出席古巴“美洲之家”举行的拉美作家会议。出版诗集《别人的诗篇》。

1977 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有无乡愁》和《屋与砖》。

1979 年

出版诗集《日常的诗》和剧本《佩德罗和船长》。

1980 年

出席“拉美之家”召集的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作家会议，并致开幕词。出版短篇小说集《迷惑与坦率》。

1982 年

出版长篇小说《破了一个角的春天》。

1986 年

出版诗集《信口提问》。

1988 年

出版长篇小说《被遗忘的记忆》。

1993 年

出版中篇小说《咖啡馆杂议》。

1994 年

西班牙阿尔法瓜拉出版社推出他的《短篇小说全集》。

1995 年

出版诗集《石灰与歌》、《忘却中充满回忆》和文论《评论的训练》。

1997 年

出版长篇小说《脚手架》。

1999 年

获西班牙索菲亚王后拉美诗歌奖。出版诗集《俳句的角落》。

2001 年

出版诗集《我呼吸的世界》。同年获何塞·马蒂诗歌奖。